

大易集義

三十一



大易集義卷第六十一

巽上一
兌下

伊川先生曰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
 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
 也為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為中孚
 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為中孚之
 象又二皆陽一有中實亦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
 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易傳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先生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
 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
 况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
 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
 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
 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
 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
 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正故占者能致豚魚之
 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正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二柔在內中虛為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為孚之象卦所以為中孚也。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說為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說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說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一作虛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一有中字

則无沉覆之患一字之患二字卦虛中為虛舟之象。中

孚而貞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中字信由中而達外也乘木舟虛者巽體而柔在內也

漢上朱氏曰中孚自遯來訟之變也二五不應六三孚于上六四孚于下二爻在中而孚也易傳曰中虛者信之本中實者信之質夫信之未

彰无形矣其中已有信也非中虚乎靜而正發
而當反諸已而不怍断然如金石之不可易非
中實乎故曰柔在內而剛得中此以三四二五
言中孚也上巽施之下說從之巽說相具不期
於孚而孚焉猶鳥之孚卵也巽伏於上說從於
下不動而柔者化爲剛應拚然飛而矣化邦之
道不幾於是乎坤在上爲邦國外巽內說感之
以誠信久而自化不爲而成也其象巽離化坤
巽離者万物化成之時故曰說孚乃化邦也此
揔六爻而言中孚也豚魚六四也中孚六四即

訟坎之初坎爲豕其初爲豚三兌爲澤四巽乎
澤爲魚六四一爻具豚魚之象而在中孚之中
信及豚魚也先王之交万物无非信也取之必
有時用之必有節風有騶虞信及豚也頌有潛
魚信及魚也動物之蕃息者莫如豚魚信及豚
魚上下草木鳥獸无所不及而至誠之道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如是乃吉六四正也正則吉信
至於賞罰而示之者末矣非心服也其終必凶
故曰豚魚吉豕曰信及豚魚也此以六四言中
孚也坎爲險難初曰二三涉坎成巽巽爲服涉

大川也允澤而爲大川決而成川也巽爲木允
金剗其中舟虛也舟虛者中虛之象九五躰巽
其中虛不以好惡之私累其心其下說而不違
利而濟難也夫乘木之利乘桴不如乘舟重載
而乘險者不如虛舟之爲安伏誠信而蹈大難
猶乘木而其中桴然豈復有風波之虞哉古之
人虛已遊世五兵兇虎不能害用此道也故曰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此以四五言中孚之功
也天之道不言而善信四時自成萬物自生正
而已矣正誠也六四之正乃應乎天者以其心

正其心正則其意誠乃應於天之道非人爲也
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地此以六四初九
相應言中孚也初九本九四乾在上爲天之象
在卦氣爲冬至故太玄準之以中。又曰中孚
王洙曰柔在內而巽說合和之性也剛得中而
上下信化育之道也中孚天理之端叶於教化
之義若鳥之孚卵柔渾於內而剛聲於外嫗伏
化羽不違其期自然之信也此與小過旁通自
中孚而變故小過有飛鳥之象焉業說

南軒張氏文集曰詹躰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

以集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躰仁謂予
曰漆園之說遁而離吾无取焉耳在易之中孚
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將於是焉躰之予嘆其善
思也則又爲之銘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无轍
迹來不迎去不留彼万變我日休行斯通險可
濟孚豚魚貫天地曷臻茲在克已去其窒斯虛
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伊川先生曰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
入之人心虛故動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

三卅

易文一

五

唐

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
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測而已
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
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易傳

藍田呂氏曰澤中之氣散而爲風澤上有風澤
氣達其外者也中心惓惓則愛人之仁達之于
外則聽訟而求生

漢上朱氏曰澤上有風澤中應之中孚也中孚
信也中孚自訟變坎爲獄九四之初坎成兌兌
口爲議獄也議獄者議其獄情之正否也艮六

變成中孚良躰盡矣為游魂游魂死之象震為反生緩死也緩死者未必死也君子議獄緩死則好生之德孚于上下矣傳曰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出輕刑解稽留法此象乎

新安朱氏曰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

三十四

易文之一

六

傳

則有悔吝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識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矣燕安裕也有它志不足也人志不足則感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巽體而居正無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當信之始志志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有二三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為眾所信取悔

之道也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亂孚交如則威如則吉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中孚之初剛而有應慮未孚于所應自防而不安於宅志一不變者也故曰虞吉有宅不燕虞如虞行防守也燕安也

漢上朱氏曰孚之初戒在審慎其所信初九六四正應也初宜信四而初四相易以失位為憂以其有憂也故虞度之虞乃不失其正應故吉虞度而得其所從宜誠一不貳有宅則擇利而動心无所惑矣燕謂三也雷在澤中有燕息

三

易文

七

方

之象三非初之正應初与三同躰說乎陰而往應之為有宅初之三歸妹象毀而不燕以其貳也初九所以虞吉者得其所從其志未變於三變於三矣何燕之有

新安朱氏曰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則吉復有宅焉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上蔡謝氏或問上蔡語錄云心之窮物有尽而天者无尽如之何包之竊意窮物蓋窮理也万物各有其理將欲处之各尽其道非研窮工夫

則无由得然人固自有天然之本躰純粹清明
不待思慮不勞計度遇事觸物而吾胸中一際
接焉固有至當之初油然而生若夫心之容物
固所以求其天奈何人之私意易萌思慮所不
及計度所不逮則背理傷義未能保其不无也
往時侍坐誨以易傳中孚之初九曰志有所從
則是變動震之不得其正矣夫既變則已違夫
天矣震之則涉於人固有正不正矣恐亦是
意乞賜詳誨

三四八

易又八一

八

方

東萊呂氏答曰心之窮物有尽而天者无尽橫渠
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來說未近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
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
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
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
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
者為能識之。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

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體異无所私德必有鄰物願係所歸位以德致為五所任故曰與尔靡之靡偃也順從之也

藍田呂氏曰九二中孚之時以剛居中而无私應至誠虚心樂善者也以陽居陰又處二陰之下慎獨為善不愧屋漏也至誠慎獨則凡同氣類者雖遠必應故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至誠好善則樂與賢者共之故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漢上朱氏曰訟離為飛鳥變震為鶴說卦震為

三卅四

四力八六

四力八六

四力八六

鶴鳴古鶴字也穆天子傳列子皆以鶴為鶴鶴震聲感兌鳴於正秋九二之象也九二剛實而中中孚之至者九居二鳴鶴在陰也坤為母巽四為子四與二同震躰而九二陽為大六四陰為小故四有子之象二四志同道合而四和二中也四亦中虚心之象其應豈強為哉出于中心願而已矣荀子所謂同焉者合類焉者應故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巽為命五出命者也陽為美好好爵者爵命之美吾四自謂也我四謂五猶曰我君也爾親乎二也二誠于中四自和

之若曰我君有好爵吾與汝共縻之非二有求於四也四於五其疏附之且乎縻子夏傳陸續作縻義為繩縻係之象當作縻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莊子曰吾无食我无粮古人文章相錯而成此文所謂我吾亦然易傳曰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唯知道者識之

新安朱氏曰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曰鶴鳴子和我爵爾縻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縻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繫戀之

三六

易文六一

也。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縻亦不知是說甚底係辭中又從別處去。中孚九二不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七三四皆以虛中為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君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

志

心二作

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

張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從乎所信

也惟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為

也○居不當位故无所主惟所信是從本有是所

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

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怙其德莫非已致作

惟敵是得故求之云云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雖與上无應而比

于六四近不相得所以得敵以柔處下既不能

三三八

易六六一

十一

有

勝故或鼓或罷位既不當又不安常故或泣或

歌

漢上朱氏曰敵者勢均而不相下也艮之象曰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言六爻勢均當應而否故

子夏傳曰三與四為敵蓋三四同躰而異意近

而不相得六三不正小人也六四正君子也三

小人不見信於君子而志在得四四終不可得

震為鼓三動鼓而進將以張之也而四不應既

罷而息將以誘之也而四不來三動離為目允

澤流目或泣以感之而四不憂巽為長震為聲

允口為言長聲以求其言或歌以樂之而四不
悅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小人之情狀盡矣四守
正終莫得之處位不當无以取信於君子也豈
能強得之哉

新安朱氏曰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
中正亦居說極而與之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
象如此。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
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
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无常也

語錄

三

易六

十一

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
正而上信之至一作位當孚之任者也如日月之幾望

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且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

幾望為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為正應匹也古者駕

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

大必相稱故兩馬為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

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為象孚道在

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為

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

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一作相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絕類於上使陰不疑陽如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咎一作免咎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陰之盛者居巽之下不敢盈也故曰月幾望與三皆陰匹也棄其類匹上乘九五故曰馬匹亡能躰柔巽舍不肖而尚賢故无咎

漢上朱氏曰四處當位近君其道上行成孚者也說離為日坎為月坎變震月在東也離變兌日在西也月東日西望也五在中四望幾望陰道之盛盛則敵君禍敗必至不可不戒古者駕車四馬兩服為匹兩驂為匹不能四馬則駕兩馬曰駢駢亦匹也四震為作足馬四應初成坎坎為美脊之馬兩馬匹也震坎陽卦類也四之上絕其類而不應則馬匹亡矣孚道在一四上從五亡其匹則絕係應之私无敵君之禍易傳曰係初則不進其能成孚乎

新安朱氏曰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四已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為馬匹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九五有孚孳如无咎象曰有孚孳如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孳然則為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孳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並易傳

三三

易卷六

一四

成

橫渠先生曰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中居尊信結于下故曰有孚孳如无咎

漢上朱氏曰九五在上六四在下君臣之位正也九五剛健中正六四柔巽正而順君臣之德當乎位也五四君臣相孚上下固結如孳然相易以致相孚故无咎孳拘孳也五四相易有巽服艮手離目相就拘孳之象夫忠為令德苟非其人不可君臣之際非位正德當其孚如是豈

能无咎乎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伊川先生曰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无不通如是則凶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一云將變而為小過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其聲遠聞而實不稱以是為正勢不可長是以凶也翰者飛而鳴也飛而鳴者雖遠聞其聲虛也况登于天乎

漢上朱氏曰巽為雞剛其翰也柔其毛也翰羽翮也震為聲上動反三成兌雞振其羽翮而後聲出于口翰音也乾五為天六三往上陰為虛翰音登于天也鳥之類聲聞于天者鶴也雞无

是實虛聲聞于上，雖登于天，須臾則反，其可長乎？巽爲長三之上，巽毀何可長？也不信之極，正乎其凶，故曰貞凶。張載曰：信之无實，窮上必凶。新安朱氏曰：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正，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鷄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鷄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外之象，小過有飛鳥之象，孚字從瓜從子，有鳥抱子之象，以卦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中虛有外之象。又言鼎象鼎之

形，葦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盡欲牽合附會，少間便踈脫。今人學問，且欲於正段處，理會却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

大易集義卷第六十二

震上 艮下

伊川先生曰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易傳。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少日所聞者師友說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伊川先生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並易傳

新安朱氏曰小謂陰也為卦四陰在外二陽在

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正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可大事卦卦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三

易六十一

二

丁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事固有時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亨也一作亨也○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

堪六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

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一作實外柔飛鳥之

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

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

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

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

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作能遠過其常

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

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

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為過也過之道

三

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為順

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時宜用過雖過正也失其所安者必

矯其所為以求安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

可以獲吉故曰上過而下順飛鳥之象並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過過於小事者也二柔居二躰

之中有二柔以輔之小者過也君子之過皆以

濟其不及然後可以會于中大過以濟其大不

及小過以濟其小不及者濟所以亨也時過則

過以過為正故利貞飛鳥張翼於外以舉其身

則外虛而內實矣小過二陽居中四陰在外以翼之陽實陰虛故有飛鳥之象焉凡事之過則聲遠聞而實不稱如飛鳥遺之音也飛鳥不宜上宜下上窮而下有止也過慢過奢則凶不宜上也過恭過儉則吉宜下也上偏下則可下僭上則不可也

漢上朱氏曰小過與中孚相易其卦四陰二陽陽為大陰為小小者過也六五過四而亨於外六二過三而亨於內蓋事有失之於偏矯其失必待小有所過然後偏者反於中謂之過者比

三

三

四

五

之常理則過也過反於中則其用不窮而亨矣故曰小過亨象曰小者過而亨也此以四陰之中舉六二六五言小過也小過自臨來明夷變也臨九二之三六三之二成明夷二過乎三也明夷初九之四成小過五過乎四也二過乎三正也五過乎四不正也不正者矯其失而過正也正者時所當過過所以就正也所謂時者臨之兌秋也震春也明夷之離夏也坎冬也小過之艮終始也過與時行而六二之正不動惟六二不動乃能小過而亨利貞也君子制事以天

下之正理所以小過者時而已譬夏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葛无非正也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此以六二言小過也二五之柔皆得中也五得中得尊位過而在上者也二得中得正過而在下者也巽為事正則曰小過之道不以位之上下於小事有過而不失其正則吉柔得中也九四剛失位九三剛而不中震為作陽為大作六事非剛得位得中不能濟失位則无所用其剛不中則才過乎剛是以小過之時不可以作大事故曰小事吉不可作大事此

三六

易六二

五

六

以二三四五言小過也明夷離為鳥初往之四自下而升有飛鳥之象四易成坤坤震震為聲聲往於上而止於下飛鳥遺音之象巽為風飛鳥遺之音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上逆也故不宜上下順也故宜下小過之時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不可過越已甚然亦豈能過哉譬如飛鳥泝風決起而上騰其音安能遠過俄頃而止矣大者如是則吉不然必凶時不可犯也故曰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此復以初之四言小過也中孚月乾小

過肖坤故二卦為下篇之正鄭康成曰中孚為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以卦氣言之為立春故太玄準之以差解。○又曰明夷之離為小過之飛鳥叢說。○又曰小過虞曰離為飛鳥震為音艮為止晉上之三小過離去震在若飛鳴而音止故飛鳥遺之音上陰乘陽故不宜上下陰順陽故宜下大吉俗說或以卦象二陽在內四陰在外有似飛鳥舒翼之象妄矣叢說

新安朱氏曰小者過以卦躰釋卦名義與其辭

柔得中以二五言剛失位以三四言上逆下順以卦體言。○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般大槩都是那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問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曰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鵬鳥之類。○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問易大

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
正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
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
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
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
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
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
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
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
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
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
過乎儉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天
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為小過君子觀
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
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
過則過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易說

藍田呂氏曰山上有雷未升于天震動一山則有餘震動天下則不足此小者過也過猶不及君子不取於三者許其過者可過於厚不可過於薄

漢上朱氏曰雷出地上其壯乘乾山上有雷小有所過也君子有時而小有所過者三巽乎上下而過行過乎恭也震巽為號咷而上六過之喪過乎哀也巽為高坤為吝齋處高而吝齋逼下已甚矣初六過之用過乎儉也時當小過君子不得不小有所過以矯正一時之過考父之

三十三

易文二

八

五

過恭高柴之過哀晏平仲之過儉非過於理也小過乃所以為時中也

新安朱氏曰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其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飛鳥遺之音也是高聲下下來故為小過。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

四四復動躰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則一有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並易傳

漢上朱氏曰明夷離為鳥初之四飛鳥也以如師能左右之曰以四動躰而躁初艮躰不正柔而止不當過也正應在四為四所以不當過而過其過至甚如飛鳥迅疾雖欲救止不可如何其凶必矣坎為可四以之坎毀不可也兌口如

三三〇

易文卷之三

九

子仁

何也與鼎信如何也同象是謂惡成而不及改者易傳曰小人躁易而上應助過遠且遠不容救止也

新安朱氏曰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其象占如此郭璞洞林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中孚有郊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畫之象鳥出乎郊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一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及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一作其及君臣不可過不可過臣之分也並易傳橫渠先生曰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已下猶不可過況其它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過於初而處於內故曰過其祖遇其妣不進於上而安於下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祖在初妣與內君居上臣居下也以陰居陰妣也臣也行有加於初而得之於內禮知有所尊而安於下所以无咎

漢上朱氏曰二乾在上爲父四爲祖五坤陰居

尊位配乎祖妣也曰祖曰妣既過之稱六二中
正祖尊也妣亦尊也祖不中正於義當過妣中
而過之義不可也過則失中矣故遇之遇不期
而會五不應二以中相會故遇之言過而適與
中相當也五君之位坤居之坤臣也過而適及
於臣之分則可過而及於君過臣之分也於義
為有咎故不可不戒易傳曰遇當也過臣之分
其咎可知

新安朱氏曰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
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
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
遇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九二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
也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
在下无所能為而為陰所忌惡故有一作所當過者
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
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
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

己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
三居下之上居上為下皆如是也。陰過之時必
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為之防防之不
至則為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陽以剛而應於上為眾所疾非過
為防慎人或戕之凶之甚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三剛正而應上六應則過五五
守也中不可過三戒在小不忍用剛以過中故
弗過宜正已自守防小人則吉允澤坤土止之
防也三不防乃捨所守從之剛過乎中上或戕

二五

易六六

十二

子仁

害之矣离為戈兵已動失正戕之也戕者外陽
之如何允口也與初六如何同象不能守正見
戕於外其凶果如何也晉陽處父易狐射姑之
班伯宗言於朝而諸大夫莫若皆過之而弗防
故及於難

新安朱氏曰小過之時重每當過然後得中九
三以剛居正眾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
肯過為之備故其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
則可以免矣中孚小過兩卦鸛突不可曉小過
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

只是一句至非過遇之與非遇過之皆是兩字
為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九四无咎非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非過
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
是以无咎既非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
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
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
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
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

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位
不當謂一作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

乃得其道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一无九居四位

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
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
也長上声作平声則大失易意以爻與剝觀之可
見與夬之象文同而音異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非
過遇之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
然故勿用永貞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二之

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遇尔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為戒終不可久故勿用永正當思奮尔傳藍田呂氏曰小過之時柔過而剛不及九三九四所以皆弗過九三以陽當位陰之所疾陽德不競不能勝陰雖防之至不免受戕之凶九四陽不當位不与陰爭故无咎弗過遇之陽不過陰勢不可長終必危矣故往厲必戒始遇終危安可長守以為正故勿用永貞

漢上朱氏曰四不當位以剛履柔為得宜矣故无咎四下應初則過二二中也弗可過也知二

三三

易六二

九

共

不可過乃与五遇五亦中也弗過二則与中適相當遇得其道矣若去柔用剛進而之五往則危厲故必以用剛為戒往之五成离戈兵之象不動兌為口戒也小人過君子之時不戒而用剛鮮不為禍故丁寧之既曰必戒又曰勿用永貞當隨時處順不可固守其正是以終无咎也然盛衰相循无小人常過君子之理巽為長陸震曰小人者之過終不可長也戒而慎之以俟其復

新安朱氏曰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

无咎之道也并過遇之言非過於剛而適合其宜也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陽性堅剛故又戒以勿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非曰遇之若依六二爻例則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當闕以俟知者九四非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非過遇之疑亦當作非過遇之與九三非過防之文體正同終不可長爻義未明此亦當

闕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三四之

易文之三

十五

唐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為豈能成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兩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兩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
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
物之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
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
必蒸聚自下而上則其潤澤周普今自西而東趨
其所應其施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

易說

藍田呂氏曰小畜一陰不足以固三陽陽尚往
而莫之畜小過二陽在內四陰足以固之陰上
於陽爲已甚而陽不足故皆足以致密雲而不
雨也六五得位陰之盛者且在二陽之上故應

三、文二

易文之二

十六

斯象自我西郊陰生于西陰盛陽弱而不交也
四公位也九四比於六五不交於五而下應於
初故曰公弋取彼在穴穴幽陰在下謂初也弋
射飛鳥而反取在穴不交於五而應於二也

漢上朱氏曰兌澤之氣上而爲雲兌盛陰也故
爲密雲澤降爲雨小過自明夷變初九往四
成兌澤氣已上而未降雲雖密而无雨故曰密
雲不雨已上也言陰過陽君子之澤未能下也四
在內外之交而見天際郊之象四兌西也五震
東也巽風揚之雲自西往東由陰穴升陰唱則

陽不和不雨之象故曰自我西郊三公位明夷
三坎爲弓離爲矢初之四成巽巽離爲絲以絲
係矢弋也弋取之器也坎允爲坎幽隱也艮爲
手取也彼謂二六二在宀中有中正之德處於
幽隱九三君子俯而取之往助於五然六二六
五同爲陰類三雖取之豈能濟大事乎小過之
時柔得尊位二陽在下爲陰所過不能成功三
下取二用力多矣亦豈能濟哉謂四陽爲我二
陰爲彼以陽爲主也若中孚陽謂陽則謂五曰
我自謂曰吾謂二曰尔尊卑之義小畜田豕曰
三

三

易

十

次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其辭与
小過六五同蓋小畜所畜者小小過所過者小
皆不可以作大事過之則畜之矣二卦雖殊而
大者爲小者所畜而不得施則一也故閔子明
曰小畜一卦之体當小過一爻之義然則畜之
一也小大之時異焉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
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宀陰物也
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已上太高也三
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

然而陰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弋是後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伊川先生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与理遇動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者人為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天理人事皆然也。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

三十六
過已亢極其凶宜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六陰過而極至于已亢飛鳥不下離于罔羅之象故曰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非獨天災亦有已過故曰有災眚

新安朱氏曰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亦只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



